

“奉天五鼠”大闹日本地盘被抓

4

历史天空



黄世明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本书是沈阳大帅府博物馆、张学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黄世明40年的心血力作。与众多描写张作霖张学良父亲的作品不同,长篇小说着眼于大帅府院内的爱恨情仇、悲欢离合,而将大帅府外的民国风云作为副线融汇其中,以第一手最珍贵的史料、第一次全部披露,拂去历史的尘埃,深度解密两代东北王发生在大帅府内不为人知的国恨家仇、私密情史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张学良和冯庸的老师一个接一个地换,直到一个叫白永贞的老师出现。白永贞第一天上课就让张学良他们写了个判决书,两人不知是计,胡写了一通,被白永贞张贴到城门上,丢尽了脸。

老人传说,当年奉天城有一个奉系集团少爷伙。最初只有五个人: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,陆军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的公子冯庸,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的公子汤佐荣,第二骑兵旅旅长(后为二十九师师长)吴俊升的公子吴泰勋,张作霖二哥张作孚的儿子张学成。当时,小河沿、西门脸的书场正在说石玉昆的《七侠五义》,五个人便以五鼠自称。张学良喜欢风流倜傥的白玉堂,先抢了锦毛鼠的名头。冯庸志向高远,自比钻天鼠。余下,汤佐荣叫了翻江鼠,吴泰勋叫了钻山鼠,张学成没得选择,只好叫了听着最没出息的彻地鼠。

“五鼠闹东京”的传奇故事让他们听了热血沸腾,为了不枉称此五鼠,五人决定也闹一闹奉天。奉天城最阴森、最诡秘的地方莫过于故宫。张作霖进驻奉天后,筹建无线电部队,选址时,相中了故宫,便把这支神秘的部队安排进故宫,派了一个营的士兵护卫。在商量去哪里闹时,五只“鼠”异口同声,都把故宫选作了目标。

张学良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故宫的平面图,五颗“鼠脑袋”围在地图前,初略确定了进宫路线和行动目标。目标是张学良提出来的,在无线电部队日本顾问岗田的办公桌上拉一泡屎,留下一行字:齐天大圣到此一游。字由张学良写,屎由张学成拉。

行动那夜,月黑风高。五个人来到十王亭前宽敞的甬道上,刚想向大政殿摸去。突然,一声尖利的哨响,大政殿前亮如白昼,四五个探照灯聚光在五个人身上。随之,数不清的士兵从四面围过来,一个声音高叫着,趴在地图上,举起手来!张学良大叫一声,卧倒!五个人四脚八岔地趴在地上。

“五鼠闹故宫”就这样淡而无味地结束了。其他人还好,只是挨了老

爹一顿臭骂。苦就苦了张学成,积攒了两天的汤水货,枪一响,顿如滔滔江流,破闸而出,止都止不住。恨得张学成在以后的十几年间,想起这事就骂张学良。

张作霖的卫队长祁老号听说后,揪着张学良的鼻子,说:瞧你小子这点能耐,闯自家营盘算啥本事?有能耐,上小鬼子地界闹去!祁老号只是随便说说,却没想到,一句话引发了一个事端,差点要了张学良的命。

所谓“小鬼子地界”指的是南满铁路附属地。俄国人使用这条铁路时,附属地只不过是窄窄的一条。到了日本人手里,这附属地就像连雨天的水泡子一样,越扩越大。附属地东边界就是现在的和平大街,当年叫国际马路,路东是中国地盘,路西就是日本的商埠地。

当时,奉天刚进来一批日本洋车子(自行车),富士牌的。“五鼠”一人买了一辆,闲暇时就骑着上街,五辆车排成一列横队,风驰电掣般在街上掠过。“五鼠”最爱骑着洋车子追轨道车。奉天的轨道车是马拉的,一节花花绿绿的车厢,跑起来轰轰隆隆的,很有气势。“五鼠”追轨道车一为炫耀,二为刺激。尤其是车上有漂亮女孩时,五个人紧贴在车厢,把车铃按得像一首直抒胸臆的情歌。

以往,他们追车都是到了老道口就往回返,老道口那边就是“小鬼子地界”了。祁老号说了那番话的第二天,五个人再到老道口就没停下,张学良喊了一声“冲”,五辆车携着劲风呼啸着冲向奉天驿。

奉天驿刚刚到站一列军车,几千个日本军人从站台里出来,背着行囊拎着枪,三五成群地向广场上集中。五个人、五辆车恰在此时闯进站前广场,车速不减,铃声不弱,如一阵风直冲向日本兵。刚到的日本兵不知这五

人是何来路,见其来势凶猛,纷纷让路,五辆车呼啸着从站前广场一飞而过。张学良兴奋得不能自已:几千人的鬼子兵啊,你小子赤手空拳就杀出来了,当年的赵子龙、关云长也不过如此嘛!祁老号啊祁老号,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讲?

五个人兴致勃勃地沿着千代田通路(今中华路)往东行,车骑得不是很快,很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。到了马路湾,已经看见对面的中国警察了,他们才发现,路被人堵死了。拦路的是一排日本少年,跟他们年岁差不多,有十几个,每人手持一根网球棒。后来,张学良才知道,这其中就有他们张家的死对头——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日本高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儿子。

五个人下了车,知道一场恶战是难免了。两伙人隔了一米左右的间隔就站住了,为首的一个日本少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,支那猪,你们吃了豹子胆了,敢到大日本帝国的地盘上要威风!张学良狠劲往地上吐了一口吐沫:放屁,这是我们中国的地盘!日本少年往旁边的楼上一指,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,你头上飘扬的是哪国国旗?中国人真是不知羞耻,骑着我们日本的车还好意思来抖威风!日本少年一齐笑起来。

张学良等火了,上去就打。激战没有几个回合,旁边一栋楼里突然冲出几十个日本宪兵,围上来,拳脚并用,张学良几人转眼间就被打倒在地。马路的另一边已聚集了十几个中国警察,眼看张学良他们被打得满脸是血,被像拖死狗一样拖进楼里,却不敢过去,只能一字形地站在“国境线”的另一边,凶神恶煞地干嚎着。

警察的报告送到奉天各公署衙门,张作霖和冯德麟、汤玉麟都看到

了。吴俊升远在洮南,等他知道消息时,已经是三天以后了。

此时的张冯二人,虽然还不是奉天的主官,但地方人士早已把手握重兵的二人视为奉天的主宰。五公子被打,与其说是五个轻狂少年草率行事惹来祸端,不如说是替父受过更为准确。张冯二人势力的日益坐大,让同城的日本人寝食难安,早筹谋寻机教训教训这两个张狂的新贵。张学良五人一过老道口,土肥原贤二就得到了报告,他有意放五人冲进奉天驿,促成越界闹事的事实,再重拳出击,让张作霖和马德麟先输理后输人。

张家公馆院内挤满了人,全是二十七师、二十八师的旅团主官。汤玉麟手拎一挺轻机枪,在院内像一只老狼一样走来走去,时不时地暴叫一声:还等什么啊!还等什么啊!冯德麟掏出怀表看了看,猛回身,走到张作霖面前,一把夺下张作霖手中的烟袋锅,扔在桌上,说:我真怀疑,小六子是不是你的亲儿子,你怎么就一点也不着急呢?张作霖把烟袋锅捡起来,在桌腿上磕了磕,又装上一锅烟,点着,才说:死不了,我着啥急?让小日本帮咱们教训教训几个小王八犊子,也是好事。

冯德麟瞪大了眼睛:哎,我说张小个子,你他妈的是不是爹生娘养的,这话怎么说得一点人味也没有呢?告诉你,你那没用的儿子死也就死了,我儿子可不能死!

烟火一明一暗,张作霖的脸也一明一暗:放心,谁的儿子也不会死,三哥,当年在辽西没少干过绑票的事吧?肉票活着,你才能拿到钱,撕了肉票,你就啥也得不到。冯德麟似乎有些不敢相信:你是说,小鬼子是绑票?他们想干什么?

张作霖说了一句等于没说的话,等刘副官回来就知道了。

晓荷和丈夫为孩子分床睡的问题冷战②

婚姻家庭



高克芳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你和你的他是否正罹患以下症状:你在他眼前晃荡,他视而不见;他在你眼前晃荡,你心里骂他犯贱;脾气点火就着,恨不得一拍两散;到后来干脆省点力气,懒得生气;有一天,你惊觉你和他已经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没做爱了,而此时,你的梦里,你的心里出现了另一张异性的面孔……其实,你就是陈晓荷,他就是魏海东。当你偶遇苏逸轩,而他认识了林菲,海平面倾斜了。你和他,注定排斥又缠绕。

七年,你痒了吗?

【上期回顾】

陈晓荷翻看台历时,突然发现她和丈夫已经快一百天没有夫妻生活了。这令陈晓荷非常担忧。

晓荷记得那是大年初七的晚上,旧的一年过去了,新的一年开始了,生活总会有一些改观,于是魏海东在春节后准备上班的前一天对儿子天天郑重地说:“天天,过了新年,你就又长大一岁了,从今天开始你要自己在小卧室睡觉了,而且睡觉时也不许再让妈妈陪,知道吗?”

天天一听爸爸的话小嘴就撇了起来,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晓荷,晓荷看着儿子无助的眼神一下子心软了起来。天天虽然外表长得像爸爸,但性格很像她,敏感而胆小,不但怕黑,连夏天打雷都会吓得发抖。现在看到天天可怜巴巴的样子她又想安慰几句。可晓荷没想到魏海东看到儿子怯生生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出来,一把把天天从她身边拉开,大声呵斥道:“我说过了,不要什么事都去找妈妈,你看你被你妈惯成什么样子了,一点也不像个男孩子!”

天天被魏海东扯着胳膊站在客厅中央,想哭又不敢哭,只好一个劲地吸着鼻涕,大颗大颗的泪珠从脸上滚下来。晓荷看在眼里疼在心上,觉得一股怒气直冲脑门,她从沙发上一跃而起,一把推开魏海东气急败坏地说:“你那么大声干什么?看把孩子吓的,有话不能好好说吗?”魏海东没有防备被晓荷一下子推了个趔趄,看着号啕大哭的儿子更是生气,但这次不是冲着儿子,而是冲着晓荷来了,他指着晓荷的后脑勺大声说:“好,好,你就可劲地宠他吧,我看孩子就是被你宠坏了,打不得,骂不得,像个女孩子一样说哭就哭,我看将来长成一个娘娘腔,有你后悔的时候!”

晓荷蹲在地上抬头看着魏海东,他用手指着她,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,她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真是不可理喻,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魏海东变得如此暴躁易怒,动不动就像一头被困的狮子一样咆哮,现在看来

真是要好好和他理论理论了。晓荷想到这里,声音很低却很严厉地对儿子说:“天天,不要哭了,自己到卧室去,妈妈一会儿去陪你。”

晓荷看着儿子关上了卧室的门,缓缓地起身看着魏海东,他刚才的怒气已经消了大半,正在一脸不解地看着她。晓荷的脸上涌起一丝苦笑,这就是她的丈夫,说风就是风,说雨就是雨,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。晓荷站在客厅中央一脸不屑地看着魏海东说:“海东,你说孩子都让我宠坏了是不是?我今天才发现,你原来是这样看我的,你拍拍胸膛想一想,从孩子落地到现在,你为孩子做过什么?你给他喂过一次饭吗?你给他换过一次尿布吗?我又上班又带孩子,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养这么大,你现在竟然这样说我,你有什么资格?”

魏海东看着晓荷眼含泪光,仰着下巴一脸委屈的样子,知道晓荷是真生气了,晓荷这个人什么都好,就是生起气来十分固执,于是他口气软了一些对晓荷说:“晓荷,你不要扯那么远嘛,我们现在说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,而不是……”“不,我觉得我们说的是同一个问题,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和责任问题,咱们先不说大的方面,就说咱俩为孩子做了什么。我知道你工作忙,你不照顾孩子我也从来没有埋怨过你,但孩子不是一个玩物,你高兴了让他骑在你脖子上满屋跑,不高兴了抓过来就打骂,现在你更进步了,整天嚷嚷着说孩子让我宠坏了。我倒是不想宠着他,书上也说男孩子最好多和父亲交流,有助于孩子的性格完善,可你看看你为孩子做了什么?”晓荷咄咄逼人地说着,她的语速很快,竹筒倒豆子一般让魏海东一句也插不上话。

魏海东静静地听着晓荷的控诉,心里本来是有那么一点理亏的,他想低头认个错算了,可他看着晓

荷不依不饶的目光,听着她咄咄逼人的质问,忽然就心烦起来,晓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伶牙俐齿、咄咄逼人?他就算不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,但扪心自问还是一个很尽责的男人,可晓荷因为孩子的问题就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搬出来,什么意思嘛。想到这里,魏海东皱着眉头说:“晓荷,每次和你讨论问题,你总不就事论事,从来都是胡子眉毛一把抓,我和你说话孩子分床的问题,你乱七八糟扯那么多干什么?反正我觉得给孩子分床是个严肃的问题,要当机立断。再说孩子大了,三个人睡也很不舒服,我觉得说分就分,你要不同意那我就自己睡小卧室好了。”

世上的话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,晓荷没有想到魏海东说出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有了要挟的味道,一个大男人就这么一点胸襟吗?她忍不住抬头白了魏海东一眼,不耐烦地说:“我觉得给孩子分床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而不是一下子把他赶到别的房间去,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自己睡那个房间好了。”晓荷说完就快步走进主卧室,把他一个人晾在了客厅里。那一夜她不知道魏海东在小卧室什么时候睡着的,但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几次想起来到隔壁找他却又觉得下不来台,而魏海东也始终没有主动到大卧室。他们就这样开始了分居生活,掐指算来已经三个月了。

如果说夫妻的争吵是生活的一种调剂的话,那么冷战绝对是婚姻的杀手。这一点晓荷是在和魏海东冷战很久后才知道的,她很后悔自己当初图一时口舌之快,虽然那次争吵他们只冷战了一个星期,后来因为孩子在中间调和很快就打破了僵局,但晓荷知道她和魏海东之间就像打破的镜子一样,虽然经过努力拼凑,看上去完好如初,可无形的

裂痕一直存在。

一阵慌乱掠过晓荷的心头,她从沙发上一个鲤鱼打挺翻身坐起来。墙上的钟表已经指向了十点,晓荷知道魏海东要到十一点后才能回来,以前魏海东加班无论多晚她都会等他,给他准备温热的夜宵,哪怕一碗面条,魏海东也会吃得很开心,还一边吃一边对着她傻笑。可现在白天在单位忙一天,回来收拾完就已经筋疲力尽,陪孩子睡觉的时候她也不由自主地就睡着了,于是等魏海东下班渐渐成了过去的故事。

从今天开始,她要像从前一样做个贤惠的小女人,晓荷想到这些急忙往厨房走去。魏海东和天天都特别喜欢喝她熬的八宝粥,天天说她熬的八宝粥比幼儿园熬的好喝多了。晓荷想起以前魏海东贪婪吃粥的样子,微笑不禁浮上她的嘴角。

粥在锅里慢慢地熬,还有一些时间,晓荷忽然觉得自己该干些什么。无意中看到阳台的玻璃上映出自己的影子,玻璃中的女人衣衫不整,头发凌乱,整个脸庞看起来毫无生气,晓荷被自己的影子吓了一跳,她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不修边幅?晓荷赶紧去洗了个澡,又打扮了一番,并且穿上了一件性感的睡衣。时针慢慢指向十一点,魏海东马上就要回来了,她心里惴惴的,竟然有了待嫁时的羞涩和激动。时针一分一秒地走着,不知不觉已经指向十二点了。晓荷的心情从抱怨转为焦虑,她走到电话机旁,踌躇很久,终于下定决心按下熟悉的号码,电话里很快传来冰冷的女声,“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,请稍后再拨。”晓荷愣了一下,挂掉电话重新按下魏海东单位的号码,电话长久地鸣叫,没人接听。夜,静悄悄的,一个念头跳进她的脑海: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?万一……